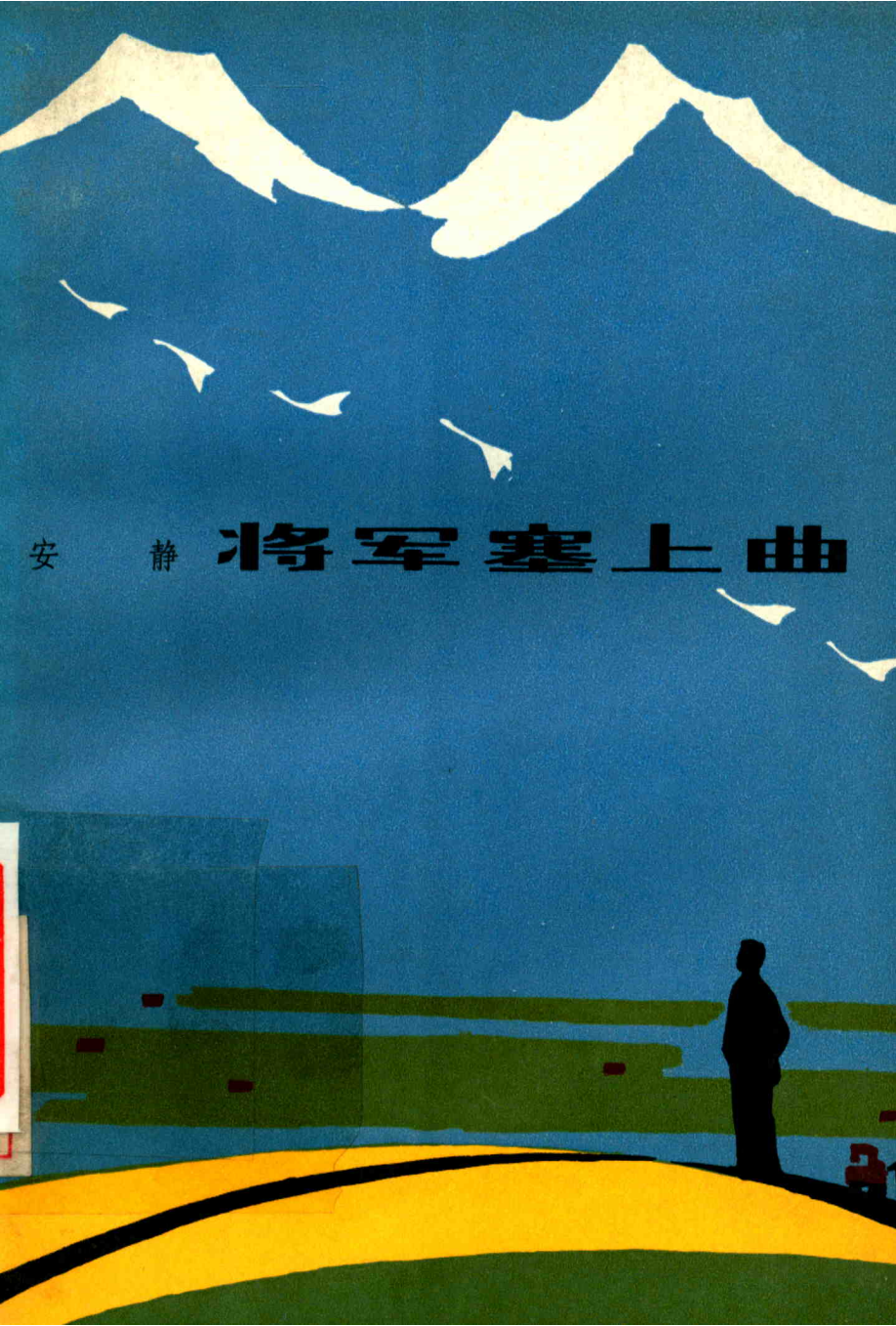


安 静 **将军塞上曲**



I247.7
(W) 36

0076899

将军塞上曲

安 静

解放军文艺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-0076899



496267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一位身经百战、功勋卓著的将军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集。这位将军又是开发和建设边疆的杰出的组织者。本书表现的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期重返边疆时的一段经历。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，一幅幅富有特征的形象画面，展现了将军崇高的品格，宏大的气度，踏实的作风，宽厚而又严正的待人态度等思想风貌。读来令人喜悦，使人感奋。

作品人物形象鲜明突出，语言质朴清新，生活气息浓郁。

责任编辑：周献明

封面设计：陈亦逊

将 军 塞 上 曲

安 静 著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（北京安德里北街 21 号）

一 二 〇 一 工 厂 印 刷 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8 $\frac{1}{8}$ · 插页 2 · 字数 150,000

1982 年 4 月第 1 版 · 198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37,500

书号 10137 · 47 定价 0.70 元

目 次

抒人民之情(代序).....杜鹏程 (1)

特殊的晚餐..... (1)

夜访“神仙府”..... (9)

云过天高..... (26)

幸福花园..... (47)

六虎墓前..... (53)

雪山下的暖流..... (70)

破晓的鸡鸣..... (88)

三眼泉边的星火..... (107)

“小辣椒”..... (138)

胸怀..... (157)

战友..... (178)

巍巍大青石..... (200)

大青石的回声..... (234)

抒 人 民 之 情(代序)

——读安静的《将军塞上曲》

杜 鹏 程

从一九七九年十月开始，安静同志写的“将军的故事”，在《新疆文艺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和《小说月报》等刊物上发表后，立刻受到读者的欢迎。现在，解放军文艺社以这些作品为基础，又增加上一些未发表的新的篇什，辑录出版，取名为《将军塞上曲》。

这部小说，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围绕“将军”这个人物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，也可以看作是十几篇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。只要回想一下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以及类似的作品，就知道这种形式并非安静的发明，可是他自如地用这种手法反映社会生活，却有其别致而新颖之处。我读它的时候，就有欲罢不能的感觉。

当然，读起来欲罢不能，主要还因为作者写出了人，写出了人的思想感情。

“将军”——这是一位跨越了好几个历史时代，身经百战的满身光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当年，他曾率领战士们征战万里，越过了千山万岭，进抵祖国边疆。他们身上的硝烟味尚未消失，接着又和兄弟民族的人民群众一道，开拓戈壁，使沉睡了亿万年的不毛之地奇迹般地变成“塞外江南”。将军虽说年事已高，但在长期而艰苦的建设祖国的事业中，依然是“踏遍青山人未老”，胸中燃烧着火一样的战斗激情。他身居要职，却总是象一名普通战士和普通劳动者一样平易质朴和忘我献身。他时而出现在试验室，时而出现在军垦农场，时而出现在荒野里的小茅草屋里，和受了委屈的“老兵”促膝相对，作竟夜长谈。这样有独特的思想感情、工作作风、生活习惯和语言特点的生动的艺术形象，所体现出来的老干部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的情操，当然会使我们感动，使我们深思，会使我们神往。

随着“将军”的行踪，涌现在我们眼前的是：军垦战士、技术人员、知识青年，家属妇女、炊事员、饲养员，兄弟民族干部和群众等等艰苦创业者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。这些人物不仅使人喜悦，而且令人振奋。因为通过他们的活动，我们看到，在伟大祖国的广阔天地里，在我们这多民族的国家内，人民向现代化进行新长征的光辉路途上，有许许多多象“将军”一样久经风霜的老干部和中年一代以及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。他们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，是中华民族的希望，是中华民族脊梁。

随着“将军”的行踪，边疆的建设生活特别是自然界的

风貌，如此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它使人感到：我们辽阔的祖国大地，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而呈现出的日新月异的变化。这种变化渗透着开拓者和建设者的血汗、眼泪乃至生命！

且看这集子中的两篇作品：《六虎墓前》和《雪山下的暖流》，我们对作者的追求和向往，便略知一二。

“将军”在军垦地区的种种作为，既平凡又有传奇色彩。他看到许多老部下和老战士，也碰到过兄弟民族的干部和群众，不少知识分子及小青年。但是，他惦念不忘的是当年跟随他的老饲养员易保和他乘骑过的一头骡子——名叫“六虎”。

作风与众不同的“将军”，经过长征和长久战争生活的易保，以及在战争中立下了巨大功劳的雄壮而矫健的“六虎”，他们之间的生死与共的经历和深情，是极其动人的。

这位易保到边疆十几年，还保持着战争年月艰苦朴素的本色。他节吃省用，把多年来积存的残废金、工资和生产分红一万二千元，拿去交党费，被党委退了回来。他把钱往银行里一放，以为“放到银行就算交给国家”。不料，为此事和别人争执起来。这时，多年不见的“将军”，突然出现在他身边，使易保激动得老泪纵横！

“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家在哪里？”

“看仓库，住在仓库里。”

“将军迫不及待地拉老易：‘走，到你家里去看看。’”

其实，老易住在一间低矮的草房，左连猪圈，右临鸡舍。

“将军”在这里看到一副日本式的马鞍，便问：“六虎呢？”

他们一道走出去，看到“纷乱的草木中竖立着一块木牌，正中写着‘六虎之墓’四个大字”。老易说：“六虎进疆后也没有少辛苦啊！……五年前它死了。……后来就埋在这里，立了个坟牌。打那起我决心住在这里。我已经给连里说好了，等将来有一天我死了，也埋在这里好有个伴儿啊！”

“将军”由于激动，胃病复发，“半躺在老易的板床上久久无言地沉默着。”

这时来了一位中年妇女。“将军”挺高兴，以为老易成了家，有了老伴。一问，原来是连队里一个家属：她丈夫四四年在大别山斗争给还乡团杀害了，守着一个儿子好不容易盼到全国解放。五六年，她的儿子报名支援边疆建设，她娘儿俩就到了这里。如今，儿子在连队开拖拉机，这妇女看到老易又是看守仓库又是养鸡养猪，忙不过来，就经常自动地来帮忙。

“将军”立刻一跃而起，出头说媒。果然一说便成。

这时，垦区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来了，“将军”把大家领到“六虎”墓前，指着老易，声震屋瓦地对大家说：“……革命困难的时候，他是可爱的宝贝，革命胜利了，他倒成了孤儿，这公平吗？”

老易呢？泪水涌了眼眶。他象是自言自语：“我很好，只是做的事情太少。首长们都忙着大事，有那些戴红领巾的孩子常来看我和‘六虎’，我就很高兴啊！”

这种崇高的心灵，这种人与人的关系，这种真挚的同志

之情，这种自然而纯朴的描写是感人至深的。我阅读的时候便忍不住地流下眼泪！“将军”的性格在这里展示得更丰富多彩，而内心富有的老饲养员易保，则象一座雕像一样屹立在我们眼前。对作者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，有的人也许会不以为然。其实，不论是战争年代，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，离开了易保这样满心装着革命利益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，我们这万里江山便不堪设想。无私的献身精神，正是中华民族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可与日月争辉的美德。正因为有这种财富与美德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虽然经历了种种严酷的斗争，甚至于很大的挫折，但依然还屹立在这世界上，依然能自强不息地生气勃勃地前进着。

另一篇是《雪山下的暖流》。它说的是，“将军”出头说媒，一个星期后举行了轰动整个垦区的热闹的婚礼。“将军”兴致勃勃，前来参加婚礼，不想胃病又复发，于是拿出他多年一直使用的用土布缝制的装着盐粒的口袋。在婚礼的音乐声中，秦嫂一面炒盐粒，一面惊奇而激动地回忆起往事。二十年前，“将军”率兵南下，途经大别山的一个村庄，正在紧张地指挥作战时，突然胃病发作，就是现在由他作媒和老易结婚的这位秦嫂，当时急中生智，从东邻西舍几乎一粒一粒地收集起一小包盐，炒热后给“将军”敷于胃部，减轻了病痛。接着，“将军”翻身上马，风驰电掣般地去和敌人厮杀。转瞬间，他不仅带回来胜利，还把秦嫂的丈夫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。临别时，“将军”还“拍拍胸中的盐巴口袋说：‘看，我离不开它，也忘不了你们呀，人民是我们的母亲。’秦嫂哽

咽地说：“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着你们呀！”胡子首长安慰秦嫂：都在中国的土地上，见不着人，总见着心呀！”

不是么？现在，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的“将军”，就象亲人似的站在她面前，关心她的疾苦，成全她的婚事，注视她的未来；还对她说：“人民养活了革命，养活了我們……连这个治胃病的盐包包，人民都想到了。那些护士要给我换个橡皮暖水袋，我说‘不要’！只有这个宝贝最好。”这雷鸣似的声音，当永远响彻在中国的天空。

然后，“将军”宣布：他要送两样婚礼，一是北京鸭二十只，放到门前的水塘里，让他们在戈壁滩上安家落户，传宗接代；二是送饲养粉碎机一台。还说：“把大嫂那个儿子调来开机器，让老易当个场长，大嫂当个书记，再给配几个青年人，这个地方不是又多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供应站吗？”最后，频频叮咛：“你们要学点科学，搞个机械化的场子，过几年，我再来看你们。”

“将军”送的礼物送到了，“人们高喊着围拢过去，在将军的指挥下唱起‘号子’，搬卸机器。那浑厚的号子声，在山谷里回响着……”

这一段融汇在边疆风光、婚礼乐声中的诗一样的篇章，是怎样自然、感人而富于生活情趣啊！“将军”的思索和风度，秦嫂的淳厚和善良，跃然纸上。对革命者来说，人民的恩情象大海一样深。这种思想感情是渗透在“将军”的整个身心之中的，是构成他的性格和生命的最光辉感人的东西。从“将军”到秦嫂，从秦嫂到“将军”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不仅

使我们感觉到历史的脉搏，建设生活的韵律，而且使人满怀激情地思索那决定我们生活进程的最根本的力量。

象上面列举的这两篇文章，在这个集子中还是少数。而且这较好的少数作品，也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。以“将军”这个形象而言，只是生动和有特色，还说不上概括的深广。如果人物的性格能更加深刻，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更加丰富，那么它带给我们的艺术享受就会更多，感人的力量也会更强。

艺术的深刻性，来自丰富的生活，来自渊博的知识，来自思想水平，来自创作经验的积累。艺术高峰等待着不畏艰苦跋涉的人去攀登。

安静同志是解放战争末期参加西北部队的，后随军到了边疆。他长期在边疆和部队生活。三十多年来，写过不少剧本、歌词以及小说和散文。他的生活道路决定了他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追求。君不见，同样的客观事物，有的衷心地赞赏它，满腔热情地反映它；有的人却对它不感兴趣，甚至于很反感。这显然和作者的世界观的不同有关，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关。

在兄弟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当中，我有很多好友。那长期而艰苦地战斗在边疆的人们当中，有很多人是我相知很深的战友。安静同志写的人和事，我是熟悉的。但是，对于他们的英雄业绩，对于他们披荆斩棘的艰苦经历，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我却写得很少。这是我深为惭愧的。现在，看到《将军塞上曲》虽然只是边疆建设生活的某些片断，而且

还有这样的不足或那样的缺点，但是读起来觉得分外亲切动人。在我心目中，那些把自己的心血、汗水和生命都献给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，是永远值得学习的。他们为祖国团结和富强而创造的丰功伟业，将天长久地闪耀光辉。

81.7. 西安

特殊的晚餐

金色的秋天。准噶尔原野美丽得象一个新娘：大地给她穿起了鲜艳的绣花衣裳。咧着嘴的玉米，猫着腰的稻谷，蓬着发的棉花，红着脸的高粱……都象出席婚礼的宾客一样，喜悠悠地在飒飒的秋风中摇摆欢舞。

这是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后垦区夺得的第一个丰收年。为这黄金季节抛洒了汗水的军垦战士们，这时更是充满着喜悦和自豪。将军在这样的时间来视察垦区，看望大家，这对于当年跟着将军艰苦创业的战士们来说，将是多么巨大的欢乐和光荣呵！

将军按照垦区管理处罗处长事先安排好的路线，参观完垦区几个最好的连队以后，回到了垦区招待所里。这天已接近黄昏了。几个小时的连续参观，将军已经十分疲惫，再加上他严重的胃病，真该让他好好地躺一会儿了。

于是，我拉好窗帘，准备离开他，看看食堂里晚饭做好了没有。我刚要出门，就听到将军的声音：“大目标！”（因为我个子大，目标大，远在战争年代，将军就给我送了这个绰

号，在将军面前这就成了我终生的名字。)

我转身回到将军面前：“有事吗？首长。”

将军拍着肚皮：“肚皮闹暴动了，几点钟开饭？”

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就听不远处传来了清脆的钟声。

将军听到了钟声，象战士听到了号令一样，从床上翻起来问我：“是开饭钟吧，走！”说着穿上鞋子就要出门。

我连忙拦住他：“这是连队的钟声，这里还没开饭！”

“恰(吃)连队的饭会死人吗？走！”将军不容分说，径自朝门外走去。

我熟悉将军执拗的脾气，只好抢先领路。

循着钟声，我们来到园林队果树重围的大院里。那里的人们正纷纷走出宿舍，涌向食堂。我准备找个连队干部打声招呼，谁知一转头，将军已经不见了。

连队干部得知将军来到这里的消息，一阵手忙脚乱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他们正在慌慌张张到处找将军，却见将军和一个炊事员搭伴，抬着一筐煮熟了的金黄的包谷棒子，从伙房里走出来。一些不认识将军的人，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位“新来的炊事员”发愣；另一些认识将军的战士，神秘而惊奇地捅捅旁边的人，低声传着：“看，司令员！”

一阵低低的交头接耳的议论以后，院子里突然静得没有任何声息。大家都屏住呼吸，用一种好奇而崇敬的目光看着将军。

将军那前天刚剃过的光头和络腮胡子，泛青的发根和胡茬，已经参差不齐地从肉皮下窜出来。洗得发白的柞丝绸

将军服上，渗出了斑斑点点的汗渍，慈祥的笑脸流露出对战士父母般的疼爱。战士们那甜蜜的神色，仿佛是在说：“他，哪象人们传说中的那位严厉的虎将啊！”

将军向大家扫视了一眼：“格(这)有啥好看的，我和你们一样，是个老兵。来，开饭吧！”

说着把包谷棒子分发给了几个战士，然后自己拿起一个吃了起来。顷刻间，战士们的拘束解除了，他们象孩子似地围拢在将军的周围，边吃边谈。将军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大家的哄笑。

管理处的罗处长正带着一些人寻找将军，听到院里一阵阵酣畅欢快的笑声，断定将军会在这里。于是，他急忙跑过来，见将军正在啃包谷棒子，上前拉住他的胳膊：

“司令员，小食堂准备了饭，已经好了！”

“司令员有什么高贵？我不是蒋委员长部下的司令，我是毛主席的老兵。你们准备了些啥好吃的？去，拿到这里来！”

这个决定可把罗处长难住了，他给我使了一个央求的眼色，让我说句话替他解围。不料，这个暗暗的小动作早被将军发现了：

“怎么，舍不得？你们这些人哪！……”说完，向跟来的领导干部们招了招手：

“你们这些师长、政治委员首长们，来，都来开饭！”

这些平时慢条斯理的干部，听了将军一声命令，都呼喇喇上前拿起包谷棒子大嚼起来。只有罗处长还处在窘迫之

中。他拿起一个棒子放在手里，一粒一粒地剥着，文雅地把小小的包米粒儿放进嘴里。这个举动惹恼了将军，他倏地站起身来，把已经吃完了的一根包谷芯子狠狠扔在地上，溅得地上的浮土扬起老高，差一点溅到罗处长脸上。将军带着讥讽的口吻说：

“你是林黛玉吗？怕沾掉嘴巴上的口红？莫怕，我给你从北京买几管好的来，吃完了再涂上。”

将军的话又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哄笑，使罗处长的脸上象涂了胭脂一样绯红。同来的几个领导干部害怕“刮”到自己头上，随之也大嚼大咽起来，象演员在舞台上做那种大幅度的夸张表演一样。

片刻间，处管理员领着几个服务人员，端着七大碟、八大碗的大菜来到了人群中间，将菜摆在中间空地上。

将军对这些特殊的大菜付之睥睨的神情：那仰着冠子的油淋鸡、披着青红丝的糖醋鱼、鲜嫩的肉片、橙红的变蛋……，和这几筐沾着絮儿的包谷，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！

将军招招手，把小食堂炊事员叫到身边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你的手艺不错，首先要谢谢你为我用的这番苦心啊！连狗肉也给我做好了，这是谁告诉你的？”

炊事员不好意思地用围裙不停地拭着手，忸怩不语。这一点将军自然清楚，他转向罗处长：

“这一定是你亲自吩咐的吧？”

罗处长心情紧张地点点头。

“你记着我的爱好，想着我，这是同志之情，战友之谊，我诚心接受，而且，我向你敬个礼！”

将军说着举起右手，在没戴军帽的鬓角上敬了个军礼，弄得罗处长更不好意思了。

将军接着说：“可是你的战友不光我一个呀！”他指了指周围的战士和干部，“还有这么多人，你要想到他们。一个仗打胜了，我们这些指挥员只有一份功劳，战士们的功劳比我们要大，特别是那些让敌人子弹打死了的同志，他们的功劳就更大了。你怎么不多想想他们呢？今天丰收了，是他们的功劳。种粮食的吃包谷棒子，我这个客人就该吃这样好的大菜吗？看到眼前，我倒想起一件往事，恐怕你已经忘记了……”

将军说到这里烟瘾发了，他孩子似地向身旁的护士小廖恳求了一支香烟，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喷出一团烟雾，又用鼻孔深深嗅着，顽皮地向小廖皱了皱鼻子，故意夸张地说：“真香呵！”

接着讲了一九四二年南泥湾大生产取得丰收后的一件事：

“那个时候你在当连长吧！记得你请我到你们连去参加会餐，看秧歌。会餐的时候，我们那一桌上有一个小通信员去封锁线运东西没有回来，我们等了好久。最后你还给他留了一份菜，说他辛苦了，还把分给你的那一份酒也留给了他。听说后来那个小鬼一直没有回来。几年来，每次‘打牙祭’的时候，你都想念他，咽不下去……”